

从密斯到巴埃萨

——探究极少主义理念的复杂性与多样性

石峰, 周雅楠, 李芝也

(厦门大学建筑与土木工程学院, 福建厦门 361005)

摘要:20世纪初的极少主义思潮出现后, 建筑的本质呈现与简洁明晰的空间体验成为众多建筑师所追寻的理想。代表人物密斯·凡·德·罗和继承其风格的坎波·巴埃萨, 在极少主义思想的架构与表达上既一脉相承, 又各有千秋。文章对两者空间生成中的共性与差异进行了总结归纳, 并剖析了极少主义建筑理念的复杂性与多样性。

关键词: 极少主义; 空间; 砌筑; 建构

[中图分类号] TU982.29

[文献标识码] A

From Mies to Baeza

—— Discussion on the Complexity and Variety of Minimalism

Shi Feng, Zhou Yanan, Li Zhiye

(School of Architecture and Civil Engineering,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Fujian 361005, China)

Abstract: After the minimalist trend in the early 20th century, it has been pursued by many architects to realize the presentation of architecture essence and concise space experience. The representative Mies Van der Rowe and Campo Baeza, who inherited his style, not only share great similarities in the structure and expression of minimalism, but also have their own unique tectonic characteristics. The paper summarizes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wo in space generation, and analyses the complexity and diversity of the minimalist concept in architecture.

Key words: minimalism; space; masonry construction; structure

1 “少”与“多”的博弈

1928年, 密斯·凡·德·罗提出了著名的设计法则“少即是多(Less is more)”, 这一建筑格言不仅奠定了密斯在极少主义领域不可撼动的地位, 且持续影响了几代建筑师。“少即是多”可以解读为一种以精确简洁为基础, 同时富有结构与理念的丰富逻辑性支撑的建筑艺术, 这种少与多的博弈是一种以多达少的手法——以建构方式探索空间最简明的表达形式; 更是一种以少至多的传递——以理性抽象空间作为最丰富的精神诉求。

坎波·巴埃萨作为西班牙极少主义建筑师的代表, 在《向密斯学习》一文中表达了对密斯“少即是多”之魅力的折服, 在其多个经典案例中, 均可窥见建筑风格上巴埃萨与密斯的相似性。巴埃萨将“少即是多”的设计法则与自身理念框架中的“重力”与“光”相结合, 并提出“Light is more”的深刻解读。

综合文献资料可以发现, 前人对密斯与巴埃萨的研究分析仅限于二者风格划分的共同性, 对其极少主义风格表象下的出发点、操作手法的异同并未作细致系统的梳理研究。文章将以二人极少风格的经典案例——密斯的范斯沃斯住宅(见图1)与巴埃萨的欧尔尼克-斯帕努住宅(以下简称“斯帕努住宅”)(见图2)为研究对象, 探讨极少主义

作者简介: 石峰(1981-), 男, 博士, 副教授, 研究方向: 绿色建筑。

通讯作者: 李芝也(1984-), 女, 博士, 助理教授, 研究方向: 建筑评论、空间-行为理论与实践、地域建筑理论与实践, 邮箱: lzy099566@126.com。



图1 范斯沃斯住宅(图片来源: <https://farnsworthhouse.org>)



图2 斯帕努住宅(图片来源: <https://www.archdaily.com>)

的背景下, 两位建筑师在理念、空间、建构等多个视角下的异同, 以此分析极少主义的复杂性与多样性。

2 共性——“少”的表达, 物化的空间

范斯沃斯住宅的水平连续、环境渗透, 以及理性控制



图3 斯帕努住宅室内透视(图片来源:https://chicagoist.com)



图4 斯帕努住宅平台透视(图片来源:http://www.cgarchitect.com)

的建构体系对巴埃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巴埃萨将密斯的极简主义表达手法进一步演化为“光、重力、理念”三要素。在最具代表性的斯帕努住宅中,构架式玻璃高台完美体现出的透明性、连续性与自然性,同范斯沃斯住宅的纯净感之间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可以说,密斯对巴埃萨的启示远超越极简主义建筑表象,而是深入形式之下的流动光线、诗学的建构,以及环境的渗透,是去除冗余视觉噪声的实质空间,是最少元素所抽象出的建筑哲学。

2.1 抽象的水平线条

两个住宅以相似的玻璃盒子作为主体,竖向构件被极致缩减至消隐,以此强调水平方向上的连续与自由。二者均简化竖向玻璃构件,并隐藏竖向承重构件与水平屋顶,以及底板之间的连接,以此增加建筑的轻盈感,同时扩大水平向的视觉张力。水平向的强化,既强调了建筑师对人类活动最原始需求的回应,也是对建筑重力抵抗本质进行消解的哲学诠释。于巴埃萨而言,我们的身体自古和水平状态之间存在着不可忽视的物理联系,水平面承受直立行走的原始人类生活所需的各种活动^[1]。巴埃萨的多个方案中都表达了对水平向的强调,如同《建筑四要素》中的基座,水平面是建筑存在的基础,也是空间体验的前提要素。

水平向的漂浮感,使得建筑与基地的关系亲近而又微妙。水平屋架力学的连续性被透明的玻璃体消解,重力因此消失在大量穿透的光线中。密斯认为玻璃的美学性能在于反射,巴埃萨则认为玻璃有利于光的引入,两者有着异曲同工之妙。“玻璃在反射周围环境的映像的同时,消隐了自身的实体感,玻璃在室外反射自己以外的物像,而在室内由于光线的多重反射而造成空间虚幻的感觉”^[2]。透明

的竖向建构方式——玻璃与钢的结合使得建筑体量的虚空感打破了重力传递的思维定式,从而将广阔的视野景观引导到建筑空间中(见图3、图4),如同恢宏的帕提农神庙中,海平线与高台建立起的建筑与环境之间的复杂关联,抽象的水平空间形式既与自然背景形成对比,同时又将其融入建筑空间中,使建筑完美的比例在阳光与重力的对立中尽显大气之美。

2.2 纯净的白色空间

范斯沃斯住宅是密斯所有的钢结构建筑中,唯一将外露钢构件漆成白色的作品。巴埃萨同样使用白色涂料简化空间构筑材料的质感,以此来展现阳光照射在墙面上的直接光影效果。白色作为现代主义最偏爱的颜色,隐匿了建筑的实体空间,将重点放在无形的空间体验感受上,去除肌理和色彩的独特白色涂料,让建筑空间成为光与形式的表现,从而呈现建筑纯粹的视觉性,这种视觉性体验即建筑空间中的光影效果带来的视觉张力。“去除材料的白墙,同时满足了对建筑形式的感性和知性的双重层面的追求”^[3],通过白色的画布,建筑空间的理念表达在光与人之间建立的视觉联系中成为可能。

“当密斯·凡·德·罗对他的作品进行总结时,他发现很难用一句话来表达他的创意和理念,最后,他说出了‘少就是多(Less is more)’的经典名句。我对他的这句话重新进行了解读,并提出了‘光的无限作用(Light is more)’。在我看来,建筑的主要元素和材料就是光线。”巴埃萨将Less is more解读为Light is more,体现了光线对极少主义的表达形式的重要性——光线是空间质感的表达主角,它既是极少主义中少的表达方式,又是极少主义的最终目的。而白色作为光线演绎空间的舞台,回应了极少主义的“少”,解决了空间需要隐匿冗余元素的复杂矛盾,将光影带来的“多”的空间质感直接提升为空间感受主体。

2.3 轻盈的建构方式

森佩尔砌筑和框架的两个概念是巴埃萨建筑诗学的两个基本句法。在砌筑盒子中,重力在连续的结构体系中传向大地,成为一种石质的、沉重的体量,光线通过墙体的空洞进入空间,如同洞穴一般;而框架建筑中,重力以一种不连续的方式传导,形成一种轻质的、骨骼似的建筑,大面积玻璃的使用才能使其控制充斥其间的光线,如同古代的棚屋^[4]。

在范斯沃斯住宅与斯帕努住宅二层观景平台的建构方式上,两位建筑师不约而同地选择了棚屋式的框架,以避免重力传递的厚重感。具有透明性的玻璃作为竖向围合的主要材料,为建筑提供了最大限度的自由,建筑体量的沉重感被克服,消解了不可避免的重力传递感官体验,纤细的竖向承重钢柱呈现出构架原型的清晰结构关系。这种构架关系既是密斯对于建构逻辑追求的结果,也是巴埃萨“光消解重力”的理念体现。如密斯所言,没有玻璃,混凝土和钢铁“创造新的空间的能力将受到极大的限制,甚至于完全丧失,他们的承诺将永远止于虚幻”。两个案例中钢构架体现的重力传递构筑了空间感,而玻璃引入光影变化构建起时间感,光和重力所具有的相同的物质性,在建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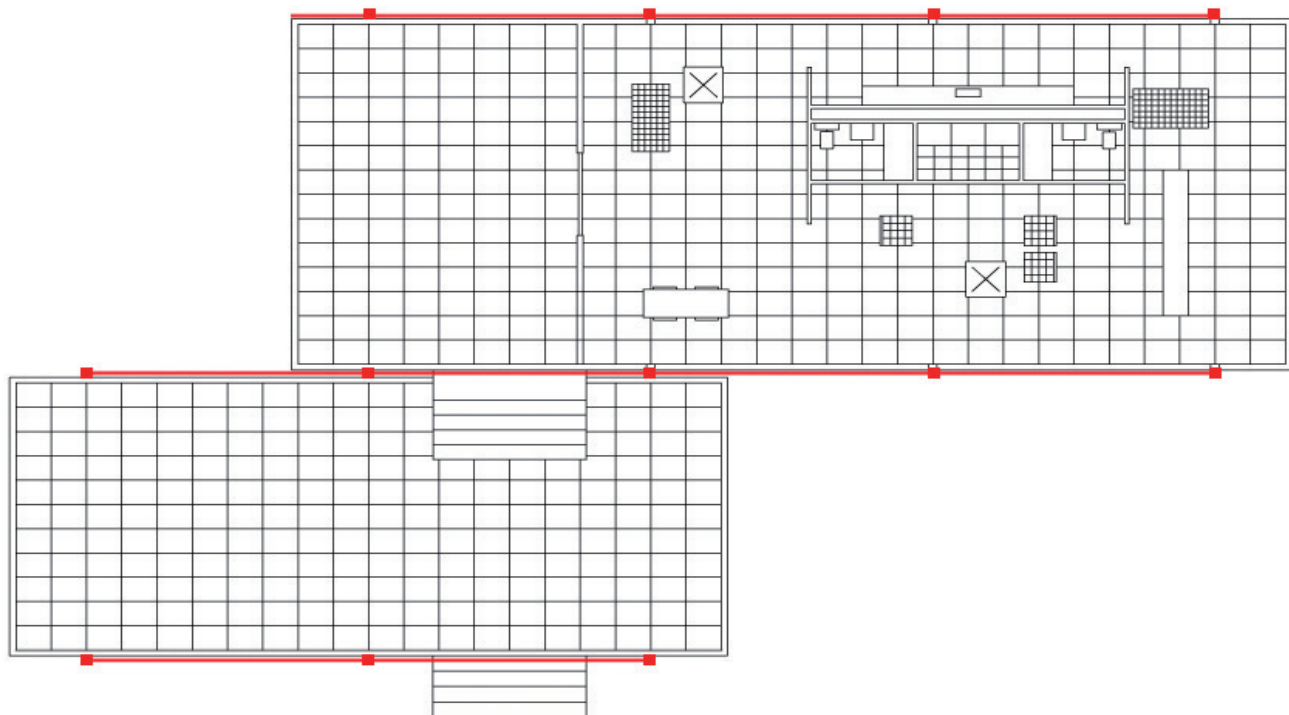


图5 范斯沃斯住宅平面图(图片来源:作者自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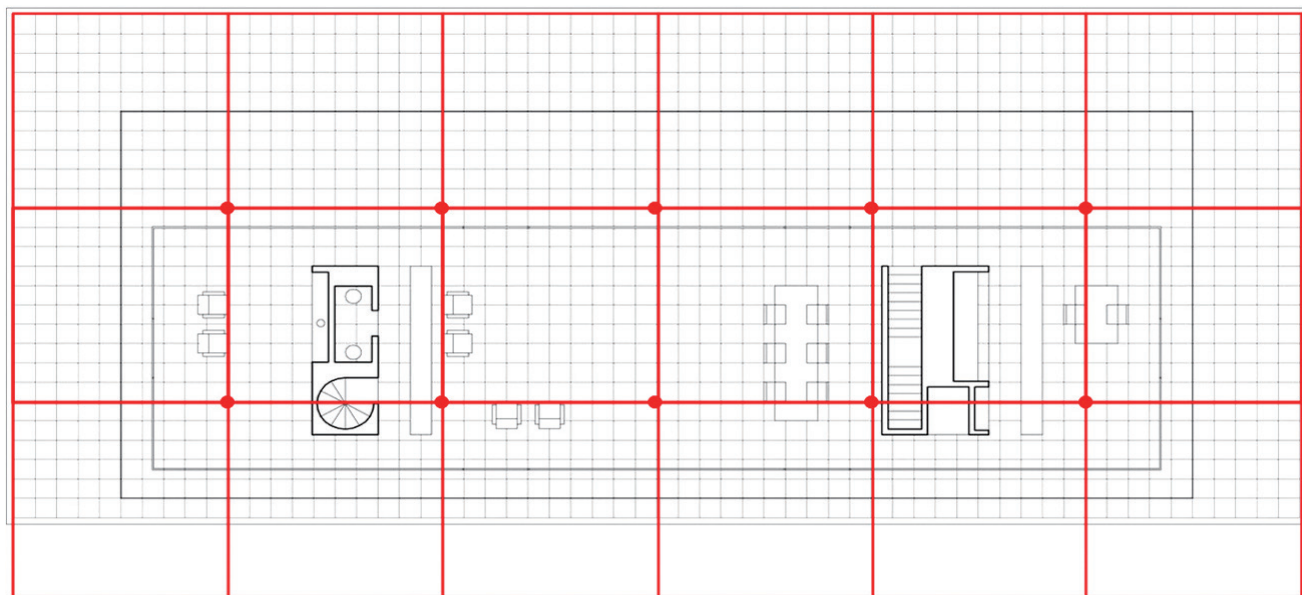


图6 斯帕努住宅平面图(图片来源:作者自绘)

师框架的建构选择中得以表现并相互作用。

综上所述,密斯与巴埃萨的极少主义,是以最少的元素摒弃一切干扰主体的不必要表达,通过建筑最本质的呈现方式,获得简洁明晰的空间体验感受,体现在白色的运用和清晰明了的构架式搭建方式中,在对抽象形态的不断简化中,两人纯粹的空间逻辑理念得以表现。

密斯以少至多的空间诗学被巴埃萨以 More with less (多伴随少)进行解读,“确立相应的设计方案,以空间布置体现理念,无需太多的装饰,光线的多种变化可以令空间富于美感,置身其中只觉得空旷安静,协调统一。”Less is more 是以建构元素、色彩装饰的精简来表达丰富的空间内涵,而 More with less 则又对消隐冗杂的“少”埋藏着诸多

细节的深刻理解。对比二者的住宅项目,巴埃萨的构架搭接与材料转换方式,虽不及密斯搭接逻辑强调的复杂精细程度,但是仍会进行窗框细节的隐藏处理,通过复杂的建构手段,以达到视觉感官上的简洁,抛掷繁复装饰的掩盖,使得空间足以表达最纯粹的建筑理念——以多达少,进而以少至多。

3 特性——“多”的追寻,理念的存在

虽都为少与多的博弈与表达,均表现出极简主义的建构特征,密斯的“少即是多”与巴埃萨的“多伴随少”的出发点有着本质的差异。密斯极少主义的出发点是建构逻辑清晰,属于空间的围合搭接;而巴埃萨注重空间气氛的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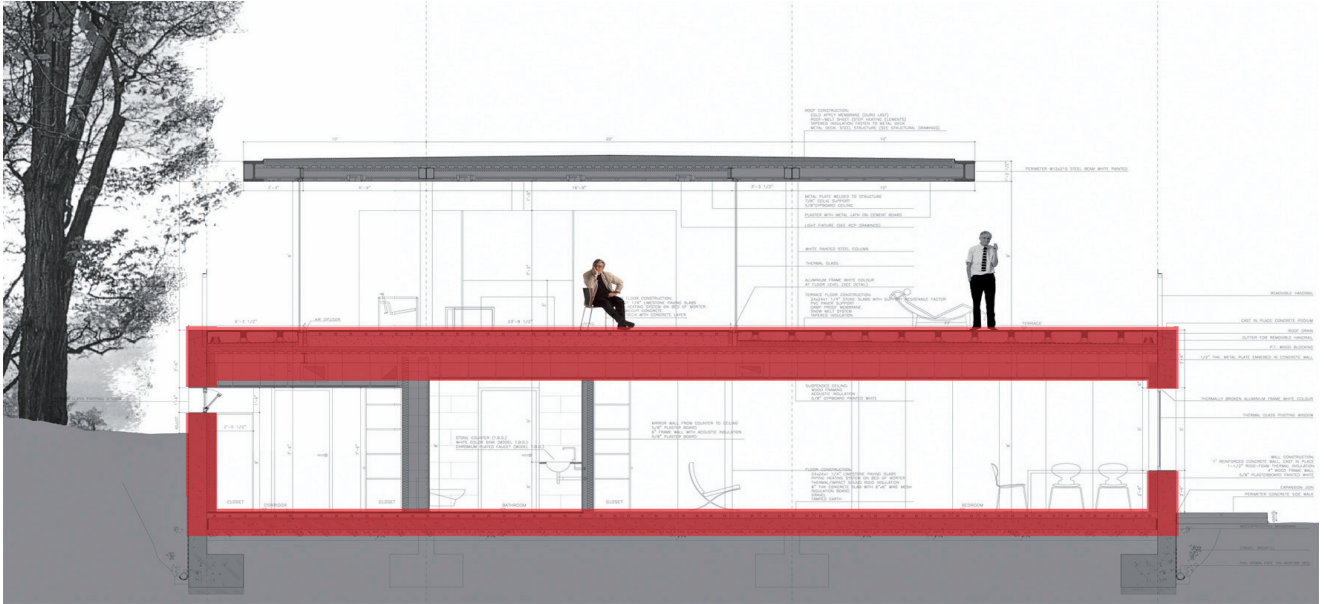


图7 斯帕努住宅剖面图(图片来源:作者自绘)



图8 范斯沃斯住宅剖面图(图片来源:作者自绘)

染,属理念的精神表达。密斯与巴埃萨的极少形式的理论原型在出发点上各异,足以体现极少主义在不同背景与思维方式下衍生出的多样性。

密斯极少主义的本质是对完美建造体系的追求——底座、墙体、顶棚等建构层次的清晰交接和完整性。出身德国的密斯坚持表象与内在逻辑的完整统一,他将盒子状态下互相牵连的顶板、地板、表皮、柱等构件清晰地分离开来,最大限度地实现构件的独立完整性,从而在匀质网格的掌控下,达到使各个构件及相互关系终极清晰的目的^[5]。于密斯而言,“结构有一种哲学内涵,它意味着从上到下,乃至最微小的细节全部都服从于同样的概念”,从风格派的几何构成到“流动空间”,再到“匀质空间”,密斯将建筑置

于一个严谨建造的体系中,这种建构逻辑的理想化目标,通过密斯德国馆、范斯沃斯住宅、柏林美术馆新馆等一系列经典案例的实践,逐渐形成利用“清晰建造”的秩序方式带来的匀质空间。

密斯的理性秩序是他极少主义的出发点,他对建筑形而上的追求贯穿于建筑形式之中。以范斯沃斯住宅为例,在范斯沃斯住宅的平面网格(见图5)中可以看出,由于平台之上的墙体无法避免对原本完整的底座造成割裂,因而空间中的墙体几乎被全部剔除,玻璃竖向构件的搭接被抛离到建筑外围,成为外包于地面匀质网格之外的规整矩形,从而保证了与地板平面的“清晰建造”。从范斯沃斯住宅平面图可以看出,建筑通过三排白色的H型钢柱将主体

建筑和南侧平台从地面撑起,在屋顶和底板的外沿包裹一圈槽钢,为玻璃外表皮提供明确的、位于网格外的位置,使得住宅中的玻璃板获得独立、清晰和完整,且不破坏内部网格的建构根基。对比斯帕努住宅(见图6)二层平台,巴埃萨同样将平面以网格划分,但围合墙体的置入破坏了底板的完整性。由此可见,匀质网格的理性控制作用并非巴埃萨的主要设计原则。

在密斯的建造生涯中,复杂的几何形体和多边的建筑构成不是他的最终追求,他追求的是一种建筑的“整体状态”,而他极少主义的表现形式是他极致的建造逻辑所追求的副产品。他的“通用空间”概念表达了对空间形式与功能之间的明确态度,一种不受特定功能限制的建筑设计形式——一个通用的、普适的建造法则。密斯非常认同经院哲学家托马斯·阿奎那“真理就是事实的意义”的定义,在他看来,建筑在形而上学中存在着一个原型,这个原型就是建筑的本质,而这个原型是人们无法改变的。

巴埃萨的“少”可以理解为空间的本质性,是一种“仅由必要的、恰能精确转译理念的元素所形构而成的空间”^[6]。这种本质空间,以光为时间的建造师,重力在光的洗礼下释放张力,激发人的情感。坎波·巴埃萨的材料选择与建构方式是服务于空间感受的,他通过最少的元素,使人的感官体验聚焦在纯粹的空间中,从而产生一种精神的交流、一种空间场所带来的感动。巴埃萨将这种感动归为人类对于美的猎获本性,“意从于善,人从于美”,这种神秘而具体的美来源于承载物化理念的极少主义空间表达中。

与密斯清晰的建构原则的出发点不同,巴埃萨“极少主义”的出发点是塑造光与空间张力的诉求,通过光这一代表时间的、人类最原始的精神依托,在建筑中产生强烈的情感冲击,赋予空间灵魂,突显空间品质,创造“本质空间”。斯帕努住宅中,为体现构架结构的完整性,巴埃萨将辅助空间放置在下层砌筑结构中(见图7),从而保证了观景平台的水平连续性与通透感。完整的玻璃立面将大量光线引入室内,纯粹的空间中,光线流动变化塑造出时间的感知。而在下层的砌筑盒子中,通过洞口光线的引入,以及白色墙体的衬托,建筑敏锐地承接倾泻而入的阳光,空间成为光影的承载体。不同于斯帕努住宅下层的砌筑体量,范斯沃斯住宅(见图8)建筑主体与平台从地面抬升,建筑的轻盈感与实用性之间产生了无法调和的矛盾,辅助空间置于建筑构架空间内部,破坏了光线充盈整个玻璃体的整体性。相较于光线的使用,密斯更强调建筑主体与平台之间清晰的建造逻辑,从而牺牲了部分光与空间的感知体验。

巴埃萨认为,“光可以驾驭人类的感情,是可以撼动人类心灵最深处的东西,是高于感情的东西”。建筑的无限可能性来自各种光线的相互组合,来自解释和驾驭光的不断探索,光的意义远超可量化的材料,是可以触动内心深处的、比感觉更丰富的表达,“唯有光,能为人撑起空间,能让人触及这为他而建的空间。由此,空间才得以被察觉。是光,呈现出时间而建筑了空间”。

在表现手法上,巴埃萨所有的建筑在视觉上都呈现

基本的几何特征,这些乍看简单的形体背后,是建筑师对每一个几何体或面的比例的反复推敲,“均衡的比例,通过光,使美得以显现。这是人类生活中的灵性之美”。受索塔对朴素永恒的影响,巴埃萨的建筑材料有限而朴素,构造简明直接,建造方式实用合理。他以抽象的建筑形式,获得了更深层次的内涵和独特的诗意,从而达到实质空间的表现形式。巴埃萨的终极目的是创造一种可视可感受的空间体验,一个能够产生情感共鸣的诗意空间。于巴埃萨而言,建筑“是一种内在的理念,一种想法,在基本空间中得以具体化,随光线的变换而初现形体,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沉淀,所积累的是极具真我的东西,那就是情感”。

4 结语

极少主义建筑弱化结构和材料上的影响与干扰,从而获得理念的抽象表达品质,因而更能将设计思维中的核心要素提炼出来,简化产生完整的建构体系,并以之为原型进行不断地变形与运用。“密斯的伟大正是在于他勇于运用抽象的概念,勇于去掉复杂,勇于从本质表达建筑。”^[7]极少主义更为彻底地将空间、物化的理念奉为建筑的主角,并一以贯之。

对当代建筑设计,极少主义仍具有深远的影响。巴埃萨将这个时代所犯下的错误归为“时间的缺席、设计的滥用、技术的错置”,当技术等附加于空间的因素超越建筑本身,成为主角的时候,它将仅变成一种形式,成为雕塑而非建筑。因此,巴埃萨提倡极少主义,提倡当代的极少主义应是“光头之美”极致的简单,即抛去烦冗的头饰后最本真的美,是自由和尺寸的平衡。而极少主义的应用中,极致的少仍存在其界限,“少”不是面积的缩减,而是对于饰材的舍弃,对于不能复得的空间尺度的保留,以提供空间使用的最大丰富度。“自由的空间通过简洁的几何空间得以实现。当建筑师挥霍空间自由,随心所欲地设计形式时,反而限制了用户的自由;而当建筑师约束其表现欲,反倒会使他人的自由成为可能”。

参考文献

- [1] 阿尔伯托·坎波·巴埃萨. 物化的理念:以诗论的文字谈论建筑[M]. 路璐,周娴隽,陈栋,等,译. 中国香港:Oscar Riera Ojeda出版社,2015.
- [2] 张燕来. 现代建筑与抽象[M]. 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6.
- [3] 史永高. 材料呈现:19和20世纪西方建筑中材料的建造—空间双重性研究[M]. 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08.
- [4] 肯尼思·弗兰姆普敦. 建构文化研究:论19世纪和20世纪建筑中的建造诗学[M]. 王骏阳,译. 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7.
- [5] 汤凤龙. “匀质”的秩序与“清晰的建造”——密斯·凡·德·罗[M]. 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8.
- [6] 阿尔伯托·坎波·巴埃萨. 灵感、光与引力[M]. 谢宗哲,译. 中国台湾:田园城市,2009.
- [7] 王昀. 密斯的隐思[M]. 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6.